



看天里的

生死之交

高建国

当年在停泊于汉口码头的客轮上，王于畊把手伸到船舷外一把拉上船的那个穿蓝旗袍的女学生张掌珠，参军后分配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。填写登记表时，张掌珠刻意翻查字典，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张茜。

女战士们不解“茜”为何意，张茜解释说：“茜就是红色，茜草根可做红色染料。”

“那你是要去染红世界啦？”

“对，是要去染红世界！”张茜一本正经地说。

可是，“茜”字十人有八九人要念白字，改名后的张茜到处都被称作张西。开始，张茜还认真纠正，我的名字不念“西”念“倩”，可众口铄金，大家一口一个“张西”地叫着，连团里队里晚点名也称“张西”，张茜哭笑不得，只有答应了。

张茜1922年6月11日生于武汉三镇的汉阳，小名春兰，学名张掌珠。1934年秋，张茜考入武昌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，在接触革命者过程中受到抗日救亡先进思想影响，积极投身一二·九学生运动。1937年夏，张茜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师范，加入学校青年救国会，参加《放下你的鞭子》街头剧演出。1938年2月，张茜和女伴一起不辞而别，偷偷离家参加新四军，成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最早的团员和第一批女兵。

1938年8月，新四军军部进驻泾县云岭镇。新四军战地服务团驻在距军部不到十里路的新村，服务团小分队到各支队演出间隙，常请抗日前线将士作报告，而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既有鼓动力又十分诙谐的报告，听来最令她们开心。

新四军在江南频频出击，连战皆捷，特别是在苏州武进一带的内河上常常截获日军的物资，排以上干部都穿缴来的日军黄呢子大衣。部队每打胜仗，陈毅就会选黄呢子大衣之类缴获日军的战利品，送给国民党第三战区副总指挥冷欣，以示友好。谁知好心未得好报，因冷欣所辖部队既无胜利可以夸耀于人，更无战利品可以馈赠友军，故对陈毅这种十分友善的做法表面高兴，内心又有一些恼怒，总想找机会挽回一些脸面。

1938年年底，冷欣所部终于在战斗中生俘日军一个士兵，特意安排在元旦搞一次庆功展示，把战区部队的军师旅长和辖区的县区长悉数请来，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也在座。当冷欣的参谋长传令带上日军俘虏时，这个日本兵神气活现地走进会场，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并翘起了二郎腿。翻译逐人介绍战区国民党军队出席活动的军师旅等长官时，日军俘虏仰脸望着屋顶，现出一副极其轻蔑的神情。当最后一个介绍到陈毅时，日军俘虏条件反射般一下子跳了起来，先是一个立正，而后恭恭敬敬向陈毅鞠了个九十度的躬。全场顿时失声，应邀赴会的各路大员尽皆失色，狼狈不堪。冷欣的参谋长恼羞成怒地问：“为什么只给陈司令鞠躬？”

翻译刚刚译完，日军俘虏就大声说道：“新四军会打仗！”

这则耐人寻味的轶事，很快使陈毅成为战地服务团团员心中的偶像。

一次服务团与部队联欢时，战士们拼命起哄要陈司令员出节目。

陈毅站起身说：“大家要我献丑，那就唱首歌吧！”接着，他清一下嗓子，用法语唱了一首《马赛曲》，唱得激情澎湃，气势雄浑。

老红军居然用法语演唱《马赛曲》！年轻的服务团团员不禁目瞪口呆。

服务团团长朱克靖说：“陈司令员参加革命前读过大学，1919年就去法国勤工俭学，正经八百吃过洋面包，名副其实文武双全！”

陈毅的形象在张茜心中愈加高大起来，她对自己投身新四军这支英雄部队的选择感到庆幸。热爱是最好的老师。张茜全身心投入服务团的宣传和演出工作，虚心拜王于畊为师，一句一句学说台词，苦练讲国语的基本功，终于使原先十分明显的湖北口音，变为一口纯正的国语，成了服务团一颗令人刮目相看的新星。张茜既演街头活报剧《放下你的鞭子》，也开始演大戏。在服务团一年半时间，张茜演过曹禺的名剧《雷雨》中的四凤，演过苏联话剧《第四十一个》中的玛特柳加，还演过《阿Q正传》中的吴妈，而饰演阿Q的吴强，日后成为写出长篇小说《红日》的著名作家。

在排演陈白尘创作的话剧《魔窟》时，遇到了一个小小的难题，女演员们都不愿意饰演剧中的“小白菜”这个角色。正当领导感到为难之际，已经确定饰演剧中小姑娘银姊的张茜霍地站起来说：“我来演‘小白菜’，一切为了抗日！”此事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传为美谈。张茜饰演的“小白菜”出神入化，以致其真名反倒不彰，当时百姓和战士看到她直呼“小白菜”……



陈毅与新四军战友合影



张茜与战友合影

1938年的一天，军部大礼堂演出抗战宣传剧《一年间》，张茜饰演剧中的新娘子。那晚，张茜一身红装且顾盼生辉，灵动乖巧的表演令台下的陈毅如痴如醉。看完演出，陈毅连夜找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团长朱克靖，问张茜有没有男朋友。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，陈毅请朱克靖找张茜做工作。返回驻地后，陈毅开始写信给张茜表达爱意。

陈毅，字仲弘，四川乐至县人，1901年8月26日生，1923年入党。1928年1月，陈毅参与领导湘南起义，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，同年4月与朱德带领南昌起义队伍上井冈山，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师，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师长、军委书记、政治部主任、前委书记，后任第六军政治委员，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、第二十二军军长、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。红军长征后，陈毅在赣粤边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。

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，陈毅曾有过两次短暂的婚姻。一次是1930年10月任红二十二军军长时，与军部秘书肖菊英结婚，婚后一年，肖菊英在躲避敌人袭击中，不慎落井淹亡。另一次是1932年10月在江西省军区任职时，在宁都与中央苏区江西省委儿童局的赖月明结婚。1934年12月，陈毅转入游击战争前，动员赖月明回兴国家乡，不久就传来陈毅已牺牲的消息。赖月明的父亲强逼女儿改嫁。陈毅出山后打听赖月

明的消息，得知她已有了孩子。

张茜的情影终日在陈毅心中萦绕，他苦心经营了一首《赞春兰》的诗：

小箭含胎初生岗，似是欲绽蕊吐黄。

娇艳高雅世难受，万紫千红妒幽香。

诗写好后，恰好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来部队演出，服务团谢副团长安排张茜去找陈毅借演出道具军大衣，陈毅即把《赞春兰》一诗放在大衣口袋里。张茜无意中发现陈毅写的诗后，不觉脸飞红霞，不知如何是好的她惶急中找到谢副团长，商量是不是把诗还给陈毅。谢副团长不敢做主，当即向朱克靖团长汇报。朱克靖对张茜说：“诗先不着急还给陈司令，放我这儿保管好啦。你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精力搞好晚上的演出。有些事儿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让人慢慢明白的，过后说不准你会来要这首诗呢！”

当时，张茜尚不满十七岁，不想过早结婚，同时，她一直想抗战胜利后上大学读戏剧专业，她更愿意找个同行做伴侣。随着相差二十一岁的陈毅的频繁来信，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各种议论逐渐增多，涉世不深的张茜感到前所未有的惶惑。

1939年3月中旬的一天，张茜约服务团好友王于畊，在一片盛开着红杜鹃的山坡上，各自敞开心扉，就终身大事进行交流。王于畊鼓励张茜：“自己的事，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，惶惑下去，可能后悔莫及。”

当张茜热切地问王于畊遇到这类事怎么想时，王于畊说：“我要的是生死之交！”

一句话使张茜受到很大震动。她感到，那个可以托付一生、堪称生死之交的忘年知己，正向自己走来。两个闺蜜红花前的倾心交流，坚定了张茜迈出关键一步的决心。张茜落落大方找朱克靖要回了《赞春兰》一诗。陈毅也趁热打铁，让警卫员送给张茜一支缴获的小手枪。

一个春光明媚的艳阳天，陈毅来到云岭田坤大盆村，与张茜整整谈了八个小时。陈毅讲到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，和盘托出了自己两次婚姻的前后经过，以真挚的话语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展示了光明磊落的品格和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风度，从而深深打动了张茜的心。这天夜深，陈毅在皎洁的月光下，第一次送张茜回新四军战地服务团。几天后，陈



1940年春，陈毅与张茜结为伉俪

毅从水西村寄来了记述那个美妙夜晚的衔华佩实、文采斐然的散文《月夜》，文中横溢的才华和火热的情感，令张茜惊叹不已。

张茜用诗一般的语言回信写道：“我爱这战斗的春天，我爱这春天的战斗。”

陈毅非常喜欢张茜细腻而豪迈的战斗情感，在随后自己创作的报告文学《江南抗战之春》中写道：“我记起一个同志写给我的信，信中说：‘我爱这战斗的春天，我爱这春天的战斗！’这句话很好，我们确实与日本军队顽强地战斗着，当着这美好的春天！”

针对两人年龄存有代差的议论，富有主见的张茜对挚友说：“年龄差距不是主要的，我感觉学问和政治水平远不及他。我要和他相称，成为伴侣和助手，只有发愤学习，才能缩小距离。他出身书香世家，文化修养很高，对古典文学和法国文学都有广泛的了解，赋诗填词写文章造诣很高。他又是红军初创时的高级领导人，文武兼备的儒将。我在各方面都要甘当小学生，拜他为师，从头学起，努力做到基本相称。”

由张茜改名取茜草染红世界之意借题发挥，陈毅很浪漫地为自己取了个笔名“绛夫”。绛者红也，绛夫即张茜的丈夫。鉴于张茜的名字常被人误读为“张西”，陈毅才有了另一个笔名“鲍东”，以便与“张西”相对应。

不久，张茜又收到陈毅寄来的一首充满深深爱恋的情诗：

春光照眼意如痴，愧我江南统锐师。

豪情廿载今何在？输与红芳不自知。

1939年秋天，张茜挥泪告别新四军战地服务团，调往陈毅所在的新四军一支队政治部工作。1940年2月6日，正值农历腊月廿九，陈毅与张茜在溧阳水西村悄悄结婚。没有任



1943年陈毅和张茜在黄花岗留影

何仪式，新房就是陈毅的办公室，拉一道布幔，用几捆喷香的稻草铺床，又剪了两个大红的“囍”字贴在房门里面。陈毅和张茜在村旁的树林边拍了合影照片，又与几个女战士一起，吃了一碗面算是喜宴。

婚后陈毅赋诗一首赠爱妻张茜：

烛影摇红喜可知，催妆为赋小乔诗。

同心能偿浑疑梦，注目相看无语时。

一笑艰难成往事，共盟奋勉成佳期。

百年一吻叮咛后，明月来窥夜正迟。

（原载《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》）

